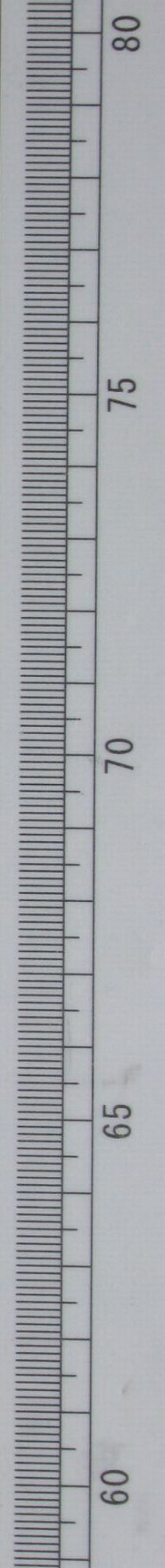


寅



寅

新刊五毒傳卷三

詩 近來中酒起長遲

臥看南山改旧礼

曰 閉戶日暖春寂寂

數声啼鳥上花枝

上回書說的是仗欽差陸炳詎才施法力天師上京洋子江白蟒
迷人盲老道捉妖受辱俱在上回言明

詩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魚火對愁眠

曰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四句提綱叙過緊接着偷江水蟒精破法告妖邪富洪喊冤八外
孫神光出現五雷印捉妖鎮宅五毒傳五回鼓詞話說白蟒肩排
阴阳水桶暗暗出門竟扑洋子江而來一必往前走一必心下奪
乎說此去破法我到要着意留神小心仔細

蟒精迈步往前走 心下展轉暗奪乎 歷代天師稱洪教

端會降妖把怪除 天下人民皆尊敬 四海揚名真不俗

五雷宝印諸神怕 他還有 斬妖除邪八卦符

我今前去将他害 張天師 怎肯輕饒放放輸

一定開法显手段 我們兩 強者存留弱者死

但能治死張洪教 大显英名意滿足 倘有不測疎失事

只怕命喪身破誅 妖邪想到為難處 點頭暗嘆氣長出

白蟒左思右想心下為難又待不去破法恐怕違了金花圣母的

命令有心去害天師又怕遭擒被誅沉音多會忽生一計說有了

我如今要与天師為仇也殛不的傷害生灵起著張節法缸未到

我先把洋子江的水用阴阳桶徹去五分灌入淮河運河先把近

水的人民淹死后把三分水傾入江岸兩邊叫那江西一省尽成

了大場然後得便把張天師的法缸送入小姑山內用五色神石

將缸打碎欵差官陸炳与薛保乃是肉體凡夫一定落水而亡那
時將張節拿住送入圣水池中見金花外外請功受赏万遂吾意

这才是 万惡妖邪毒又狠 要把軍民百姓坑

逆水傾流在兩岸 要把江西一省冲 依怪典妖安歹意

未知青天容不容 主意拿定往前走 迈步如梭不住停

禹江不运抬頭看 波浪滔天水更清 正西一股祥云起

紅光繚繞滿空中 妖邪一見知就罢 不由長嘆兩三声

只因天師將京進 才有这 瑞氣散送法缸行

眼下我把天師見 一定各要显神通 白蟒想罢不怠慢

精邪時下要显能 輕輕拿起阴阳桶 他把那

圣母降那托手中 未從偷盜江心水 腹內暗暗秉虔誠

眼望圣池來祝贊 暗把圣母叫几声 弟子破法盜江水

全仗降邦法宝靈 天師談滅典截教 今朝一定要成功
禱告以畢忙取水 一宗怪事把人京

精邪先把阳桶按在水內口中念念有詞說三条龍五分水疾入
又把阴桶按在水內把三分水兩條龍又庄入桶內收水停當用
山河五彩裙分爲兩股蓋在阴阳桶上挑起竟扑淮河而來目說
洋子江的龍王在水晶宮正坐只見巡江夜叉來報說乞王下禍
從天降今有白氏夫人把洋子江的八分水五條龍庄入桶內先
到淮河水淹八府后冲江西甚是凶險乞令定奪

夜叉說罢一夕話 龍王聞听魂嚇京 登時改變平常色
面如金紙一般全 妖憐盜水真可惡 明明桶庄五條龍
水淹八府傷百姓 百万生灵活不成 知情不啻打撒手
玉帝聞知罪不輕 又待要夫追白蟒 奈他法力比我能

有心不把妖邪赶 犯法知情了不成 龍王爲難多一会
忽然一計上心中 如今天師把京進 他的法缸江內行
我今去把天師見 叫他拿住作怪精 龙王想罢去意定
奮身出了水晶宮 天師法缸离不远 龙王控背显路形
口称真人吾恭見 有事奉稟請听聞 天師一見神阻路
缸頭站住看分明 一位尊神显法体 金身直立在空中
九梁冠在頭上代 奇珍寶嵌放光明 錦段衣袍祥云繞
腰中紫束代紅星 面如瓦獸剛頂衣 熊眉兩道称环睛
天師看罢不怠慢 他这里 控背弓身把卦称

法天師看罢認的是洋子江的龙王慌忙控背弓身口呼上圣不
知尊神前來有何見教龙王見問口尊真人吾神无子也不敢前
來京動今有小姑山圣水池金花外人的門徒白氏夫人一心要

與妖破法與真人作對用阴阳桶把洋子江的五条龙八分水庄去要淹入府浪捲江西干係甚大天師聞听喘的京疑不止面目更色清奇神曰位待貧道擒拿妖怪說罢分付法官伸手过来天師將笔寫了个雷字在掌中說你如此这般前去我隨後遣神帮助務必把精怪拿住法官答應左手把掌中雷攥住竟奔淮河大道而來且說天師打發法官去后隨即把佑圣灵官請臨下界在暗中帮護去拿妖怪這也不提且說法官領命下船順着洋子江的北岸趕將下來行不上三四里只見一片荒郊無人所走

法官領命追妖怪 順着江岸往前行

只見那

一片荒郊無人走

那有成妖作怪精

此時正逢春三月

滿樹桃花似火紅

沿江绿柳垂金線

初生粉蝶乱飛騰

風吹江水崙波浪

遊魚戲舞似蛟龙

法官无心观野景

主意只想赶妖精

正走中間拍頭骨

望見與妖作怪精

法官正往前走只見前面有一个年青的婦女有執着一付水桶慌不迭的往前走法官一見滿心欢喜說這一定就是那作怪的精邪此時還不赶上等到多咱說罢紧行几步就赶到前面閃閃的目由神仔細觀看

这才是

法官赶上成精怪

閃閃的目由神仔細觀

只見他

青心巧挽鬚別項

烏絞紫炤把頭包

金蓮窄小剛半札

体态轻盈把担挑

兩隻桶內盛江水

山河傾

蓋在桶上放光毫

法官看罢腹內奪乎心虛暗想說我這一上前硬把妖邪擋住倘若他要京走反為不美必須用計將他稳住然后擒拿方得成功想罢上前迎頭擋住口尊善人貧道乃是远方來的走的肚中干渴望乞方便把桶內水借点解渴貧道恩有重報白蟒見一个玄

門迎面相攔借水精邪仔細覷睛只見他頭代綸巾身穿道服腰束絲絛面如古月三谿長冉仙風道骨相貌非凡精靈看雲心中暗想此處荒郊乃是一股避道這个老道趕來借水其中定有元故到要由神仔細想罷說那位玄門奴家桶內的水一來要供伏二來要與公婆煎茶不便奉敬說罷就走法官一見心下奪乎說杯着妖邪不防我何不動手擒拿將左眼一拍對准邪物把手一撒只听刮拉一聲尤如天崩地裂

掌中神雷一声响 尤如地烈与山崩 白蟒着忙說不好
骨軟筋酥魂喘京 肩頭難挑阴阳桶 只听一下响扑咚
雷吉法宝降邦破 出來了 遭擒被殺五条龙
平地頃刻成大海 只見那 大水汪洋波浪凶
五龙代水归江去 氣坏了 依怪與妖白蟒精

咬牙切齒心發恨

他把那

野道連連那住声

胆大前來破江水

咱們兩

以死相併把帳清

妖邪說罢不怠慢

他这里

怪叫如雷往上行

白蟒精說着々々把那挑阴阳桶的三才扁担拳將起來往定法官接頭就打法官一見慌忙把防身的宝剑亮將出來急架相还兩個人杀在一处 这才是 白氏夫人心内恼

三才杖拳半無空 喊声大叱罵妖道 我今与他見輪莖
今日若要將你放 是不為人本字更 說罢掄杖接頭打
三才扁担下絕情 法官用劍忙拍架 利刃双斧往上迎
一來一往如梭快 一齊進跳躍身形 杖打法官龙摆尾
劍砍精邪风斗翎 動怒忽勇施威武 舍命斯杀賭開征
惡战仇敵多一会 他們兩 不見輪莖杀手停

白氏夫人心中惱

他的那

濁氣无明往上攻

白氏夫人与法官大战多时不分胜败心中大怒说我与这个贼牛杀到多咱我不如施展法宝把他治死以消我心頭之恨想罢单臂抡杖掂架着法官的宝剑腾出一支手來把怀内把金花圣母賜他的五色神石取將出來托在手中口内密誦真言暗念咒把手这么一撒那五色石就起在空中

白蟒精

蜜誦灵文口念咒

口内暗念真言

将手一撒說疾快

只見那

五色神石起在天

怪物有語声叱咤

大叫賊牛少上前

看吾法宝傷狗命

只見那

降那一落赴阳間

法官聞听止住步

他这里

举目抬頭往上觀 一塊紅光如斗大

上有金霞瑞氣旋

映日生輝光閃閃 冷氣嗖嗖透体穴

相离不远往下落

似箭如飞一樣般

法官一見渾身軟

不由的

心下着忙嘴一蹶

列公这个法官身在天師門下出妖也有些法力怎奈他道行不深如何見的金花圣母的真宝哨見五色石有祥云托定竟扑了頂上那里还敢与精邪動手转身迈步往回里就跑

这才是

法官惧怕金花宝

迈步如飞把命逃

只見他

口内連々說不好

这法官

害怕怕忙心里毛

蟒精一見微冷笑

笑坏欺心万惡妖

你今若想脫过死

除非是

地府幽冥走一遭

語罢言絕說疾快

五色石

如飞似箭放光毫

連声响亮往下落

眼看着

法官殘生保不牢

洪教門人諒有救

忽見那

天边一朵彩云飘

空中只見金霞滾 有一位 忠烈等神下九霄

云中显路王元帅 灵官下 圣目元睁往下瞧

且說灵官王老下奉法天師拘請前來幫助法官擒拿妖怪見白

蟬精祭起五色神石不由的心中大怒无明火起一縱云光竟扑

了法宝

詩 兎走烏飛快又疾 人生能有几多時

曰 看破興衰渾似夢 泰明成敗一盤棋

话说灵官下見妖邪祭宝來傷法官一縱云光竟扑五色石

佑圣灵官心内惱 老下法体往下垂 迎頭挡住精邪宝

冲冠髮衣显神威 手执金鞭炷巨口 含嗔代怒皱朱眉

迭出双睛眦对面 仔細由神用目窥 只見那

一瑰紅光碗口大 空中旋繞快如飛 灵官看罢心不悅

金鞭一指响如雷 神威挡住石一瑰 不敢前行反退回

蟒精一見說不好 白夫人 举目抬頭魂嚇死

白氏夫人見紅光回轉竟扑了自己心中着忙說声不好連忙倒

念真言收回法宝長首觀眦就看見了灵官下的法体把一个作

怪的精邪只喘的魂不付体魄散九霄 这才是

白蟒收回降邪宝 長首抬頭吃一京 只見那

佑圣灵官显法体 金身站立在空中 黃段扎巾鬪秀代

双剪風吹抹額紅 身穿一付掩心甲 盤旋紫霧砌玲危

大紅袍上花千朵 征身血染赤通紅 攻心鏡卦如秋月

吞口獸面赤金鈴 鞘内明显降魔劍 但要离匣神鬼京

來的是 正直无私王元帥 該法灵官下九重

妖邪看罢真魂冒 害怕着忙京又京 惟恐灵官來動手

白蟒時下不消停 脚架黑云扑東北 魂飛胆烈去逃生

靈官一見隨後趕 这个口 紫々相道不放鬆

靈官口見妖邪逃遁心中大怒一縱云光隨後追趕下來這話不提且說法官見靈官擒拿妖怪滿心歡喜連忙回歸旧路不多一時來到法壇見天師交令就把掌中雷打碎阴阳桶与白氏大战靈官口追趕妖邪的話告訴一遍天師聞听說既是靈官把精邪趕去大略此怪難逃一定適擒這話攔下且說靈官一見妖邪逃走動怒發威往下就趕咬牙切齒大罵精靈

靈官動怒追妖怪 口中不住罵精靈 吾神當管轄截教

怎把欺心邪物容 你的那 命尽无常将我遇

想要逃生万不能 金鞭乱恍震光繞 連声响亮奔天廷

白蟒不由心害怕 他这里 自己后悔在心中

早知天師神通廣 我怎肯 破法來把邪教與

靈官老口隨後趕 大略我 性命殘生眼下坑

礼星拜斗非容易 可嘆我 修煉一場火化冰

妖邪越想心越慘 不由的 二目之中滾泪痕

精靈正在为难处 白夫人 忽然一子上眉峯

白蟒被靈官口趕的至急为难忽然想起一子說住了前考我未芝往江西來破法金花外々就怕身遭大難預先就賜我一件法宝名為救体金牌如遇急難將此牌卦在胸膛任平天兵天將神仙的慧眼俱各不能看見此時還不施展金牌等到多咱妖邪想罢流忙將金花的法宝取將出來卦在胸前圣母的法宝甚是靈驗 这才是 蟒精胸前卦法宝 圣母金牌屢果靈

一道霞光將神挡 邪妖得便去如風 靈官正欲往前走

一道金光把路橫 迎頭不見精邪怪 白氏夫人无影宗

靈官一見心納悶 說道是 此怪邪術法力能

施展妖法脫逃走 要想拿他枉用工 不如回去交法令

吾神归位上天廷 老下想罢不怠慢 撰轉云光回里行

法炬以前法圣口 王老下 往下開言叫一声

靈官下來到法天師的法炬以前往下問言口呼洪教真人吾神

奉令擒拿妖邪不料他神通廣大法力无边用金光遮体得便脫

迹吾神难以追巡特來交令天師聞听沉音多会无奈何只得往

上開言奔神且請归位待貧道慢訪拿此怪靈官答应一從云

光回轉天廷法天師归坐腹內奪平心下为难

天師入合身归坐 真人心下暗为难 只因那

精邪詭印來破法 平地風波起禍端 貧道識破人皮紙

羞辱欽差奉旨官 趙國盛 記恨懷毒心內惱

回朝見架把吾泰 当今圣上龙心怒 勅命前來把我宣

离省未走三兩日 就有那 精怪前來挡法炬

邪物偷盜江心水 要把軍民百姓淹 尤王洩机來通報

我這里 勤怒擒妖追法官 掌雷吉碎阴阳桶

收水归江百姓安 蟒精走脫无去向 到只怕

我要拿他费力难 江西至京路途远 准備各

妖邪鬼怪把我纏 真人想罢長嘆氣 不中法面代愁煩

書中按下法洪教 急回來 把話橫更另有言

法天師腹內为难心中暗想這話不表且說老者富洪自從請真

老道捉妖把精邪惹惱下兒兩每日担京害怕富老者惧怕怪物

只在吟舍家躲藏富洪在李有才家閑坐二人談話不由的傷心

眼中落泪

老者富洪流下泪

眼望面

有才開言把弟夸

在人命苦不似我

說來真正好傷心

自從父親亡故后

產業才零身受貧

打魚胡口為活計

起早睡晚苦勞奔

如今年老身難動

幸喜吾兒孝父親

一日三餐茶和飯

全靠坟前拜孝根

不料那

及霜偏打孤根艸

灾星端端命穷人

吾兒不幸逢妖業

他被妖邪纏住身

得病者床難轉動

眼習面

殘生不久命月阴

盲道捉妖不中用

白叫他

誰去二兩雪花畏

到惹精邪心肉惱

嘴的我

終朝不敢持家門

將來定被邪物害

刀兒面

殘生不保命難存

老者說到這句話

止不住

皆花二目泪紛紛

富洪正朕心慘切

只見个

瓦汗長工走進門

富洪正朕傷心落泪只見李有才家一个長工打外面走來說當

家的我今日往東庄趕集打洋子江的北所過聞听人說法天

師老奉旨進京我就趕去觀瞻只見洪教真人坐的這隻法瓶上

面牌扁写的凶灾利害人為人都去觀瞻你老也諛去瞻个李有

才聞听不由的滿面生春往富洪說兄長合諛你父子有就既是

天師老打此所过你何不赶到北所聞听法瓶去告精邪真人

一定慈悲息准他要折妖除邪易如反掌富洪聞听滿心欢喜說

賢弟此話有礼愚兄就此前走說罢往外就走

富洪要把精邪告

迈步慌忙往外行

李有才

上前拉住弟兄長

几句言詞你要听

此去見了天師面

你就把

已往從前說个明

真人一定發慈悲

与民除害斩妖精 邪物离家令郎好 你父子

依旧无争保安平 老者答之说知道 不用贤弟细丁寧

语罢言绝分了手 他这里 迈步如梭不站停

一直來到江北岍 富老者 抬頭閃目看分明

只見那 天師法船拖岳岍 抛猫落水在江中

富洪看罢心欢喜 说道是 天降奇元机会逢

说罢双夕忙跪倒 他把那 冤枉冤哉不住声

老者富洪察行几步來到天師法船以前双夕跪倒不住的叩頭

只叫冤枉冤哉且说决值法官看的明白用手一指開言断喝说

那个年残的百姓听真此係龙鼎山洪教真人的法船並非有司

衙門你如何來此喊冤还不快走倘着京動真人反讨不便富洪

聞听走人叩頭說法官老口小人若是別的屈情一定要到有司

去 只因我的兒子被精邪纏住故此前來求告法官聞听不敢

自前說待我替你通稟說罢進台口尊真人在上今有一个年残

的百姓在缸頭喊冤口称他的兒子被精邪纏住哀求老下打就

天師聞听說与我把信叫上船來法官把富洪代進船台存下面

跪倒天師一見便問說那个老者姓字名誰家住何处的兒子

怎樣被妖邪纏住從實講來 这才是

富洪見問將頭叩 真人道 那住声 小民就在江西住

姓富名字叫作洪 家人貧窮无活計 打魚撒網作經營

我的那 見子年宵多伶俐 孝順天倫最老成

那日江上把魚打 路途遇見一妖精 邪物变化一妇女

風流俊俏体轻盈 巧語花言將人哄 吾見中了計牢卷

領回家下为媳妇 他与怪物把婚成 未过一月兒得病

他的那

尙瘦如柴一樣全 那日睡到三更后

依怪精邪現路形 竟是一條白大蟒 身長數丈有餘零

口似血盆一般樣 二目尤如兩盞燈 這是小民亲眼見

並非虛言假告謊 我的兒 病在垂危誰保命

望老下 慈悲善念救殘生 說罢伏又連叩首

代痛含悲真慘情 天師聞所低頭想 奮乎展持在心前

法天師聞所富洪之言腹內奪乎心中暗想說这个老者說他的

兒子被白蟒精迷住莫非今日偷盜江水也是此怪稱此施展法

力把他治住折除了此妖狀后再上京覓架真人想罢在坐上開

言对右富洪來講話 这才是

天師坐上叫老者 苗意仔細你是听 你的兒

年青幼小心不正 妄想貪欢邪念生 故此引動成精怪

才有白蟒變人形 此物一定年深久 必有法力廣神通

若不是 我今奉召打此过 到只怕

你矜殘生活不成 我今慈悲生善念 豈容那

精邪胆大刮胡行 休要面急別害怕 吾今替你折妖精

真人說罢不怠慢 法天師 有語開言叫一声

法天師說罢连忙分付法官你与我把朱笔取來在黃紙上画了

一道灵符上面又用了一颗八卦鎮邪的宝印但言洪行捉这一

道灵符拿回家去如此这般人如此行子管叫那邪物难進是

現元形

詩 皎々秋中月 團々海上生

影開金鏡湧 掄抱玉壺清

法天師說此符拿去分付你兒子小心苗神要緊倘若机關不密

要被妖邪知覺只恐你刁兒兩的性命難保富洪答之說不必老
刁丁寧小民知道說罷拜謝下艇走不多時就到自己的門首暗
暗的走將進去暗了暗精邪不在家中汝心欢喜迈步進房閃目
觀看只見富万年皆々沉々睡在炕上老者向前用手控々的一
推說吾兒快々醒來為父的與你說話

老者口內將兒叫

富万年

半晌咳嗽把眼睜

抬頭睛見他的父

不由的

一陣傷心滾滾痕

口中只把天倫叫

你的兒

眼下不久赴幽冥

病重十分真難受

我的那

遍体突燒似火蒸

氣虛精神光散

骨瘦如柴一樣全

大略殘生難保守

數盡无常活不成

傷心后悔自己錯

所信妖精邪念生

那時着听天倫劝

怎公得

染病留床把命坑

我死一身只顧我

閃下了

老父年殘誰見疼

舉眼无奈真可嘆

倘若

久后归西誰送終

枉弄兒來不中用

就尤如

竹籃打水落場空

万年說到這何話

止不住

恹恹悲哀大放聲

富洪一見如刀斃

這如今

娇兒開怀別怕京

你的舍大不該死

我方才

伏保天差有救星

天師進京打此过

賜与我

拋紅絲昔昔妖精

洪教真人奔慈念

管叫他

除怪灵符別当輕

邪物腫熱帖頂上

你的那

領生靈命現元形

斬怪除妖家清淨

不由的

病好身安休就寧

万年聞听富洪話

不由的

拋去憂愁長笑容

富万年聞听他父亲之言拋去憂愁訪胸代笑說父亲你快把天

師老刁靈符拿來與我富洪聞將符打懷內掏將出來遞與萬年伏又丁寧說我的兒小心要緊說與迈步出房而去依旧躲在李有才家等候听信這話不表且說白蟒精被靈官刁趕的至急為難幸巧救体的金牌得使晚逃脚架黑風往前所走跑勾了多時扭頭回頭閃目現睛不見王元帥追趕招心才放將下來不由心中慷慨口內嘆氣

白蟒精

紫皺双眉愁无限

不由口內嘆連聲

眼望各

圣水池中將頭点

外、金花寺又稱

只因你

勳怒要滅法教

聚妖旒彌甲精靈

水府九宮大聚會

恩收我等作門徒

沿江一代派邪物

掃等那

洪教真人來進京

准知天師多奧妙

无边法力感神通

慧眼識破人皮紙

火煉了

白石黑石兩個精

洋子江北遇見我

偷水施法命險坑

大略難勝法洪教

想今天師万不能

妖那嘆罢多一会

風頭拚轉往前行

來至富家庄一坐

他这里

悠悠落在地流下

白蟒精一直來到富家庄前落將下來迈步竟扑富万年的房內且說痴人得了天師的靈符心中正狀欢喜忽見精邪打外面走將進來故意的生悲淚眼垂泪說矣妻我有何不周之处你如何一日竟不進房中來看我

万年故意口嘆氣

開言有語叫矣妻

我有何子得罪你

不進房中正一日

兩兩夫妻豈不久

美洵恩情兩月余

得病看床妻再臨

我的殘生喪溝渠

外子今日將心變

全不想

曠野奇逢相見時

意投情洽給秦晉

外子隨我到家里

交杯合盞成婚配

真乃似水兩如魚

你本矣良多仁義

孝順公，數第一。矣，妻行子真不錯。我孩心中七感激。

望乞外子別改旧。凡子泣容莫使急。月年晚罢長吁氣。

痛泪如梭往下滴。白蟒一見微冷笑。有語開言把話提。

白蟒精見富万年，悔活落泪不由的。微了冷笑说：夫主料你有什么

么不周之处，只因我那公，年老行子不明，他把我当作精邪鬼。

怪令人岂不安心。这才是妖邪有语，寺夫主。

在上，苗神仔細听。可憐你父行不正，拿首媳婦公精言。

将无作有把奴賴。此话传与外人听，借了李家良二雨。

他把那，高道請到家中。外间屋内把坟安，

混嗩嘴毛胡念公。正人岂怕邪術治，任他胡行我不京。

一怒罵跪曹老道。至今心中气不平，夫主苗神想一怒。

这伴了，谁是谁非谁不公。万年問听将頭点。

说道是，夫妻恩怒且從容。父亲年老慎看我，

外子凡多且由情。常言说，孝心感動天和地。

自有福伏着的明。好心將來有好报，保佑你。

百病不生福寿增。说話不覺同盞漏，鼓打樓頭交二更。

妖邪只觉身之困。倘在炕上睡蒙危，那怕半盞茶時候。

口内不住打呼嘍。万年一見心大悅，泼面堆欢長笑容。

白蟒精与法官大战，被灵官刀追趕，身体劳之倦，在炕上竟自睡。

熬富万年一見，不由的詩心欢喜暗，把天師灵符取出，就帖在

精邪的頂上，这才是八卦灵符帖頂上，仙家奧妙果賦灵。

精邪時下难禁受。只觉渾身遍体疼，夢中京醒难轉動。

大山押住一妖全。白蟒看性说不好，明知申了计牢籠。

灵符真頂难逃音。大哈有死並無生，眼望万年寿夫主。

救念恩天那住声 你所旁言将心变 安心害我下绝情

邪符帖顶人难受 奴的残生填刻中 未得主意下毒手

不想恩爱夫妻情 自说那日将君遇 得奴领到你家中

女貌郎才成配偶 裙敬如宾一样全 在此住了两个月

徒死语错把脸红 我内你 家宅难度身受苦

每日勤劳作女工 孝敬公、加仔细 三餐茶饭尽承

你脚不回心思念 长、等到鼓三更 你病着床心爱慰

焚香夜、告松穷 熬药煎汤非容易 盼夫病好体安宁

受尽饥寒死报怨 只因牵连心内疼 只说夫妻全到老

谁知半路把我坑 邪符符顶要奴命 狠心仙窟顶上红

元故伤妻良心丧 只怕头上天不容 今世今生你害我

来世雪冤把快清 妖邪魂到伤心处 昏眼秋波滚泪痕

伏又扶公来哀告 天主前神你是听 我的外家防此怨

少故铁索堆见疼 鬼夫再要不怜悯 决死无拆命定坑

饶了罢么绕了罢 邪符揭去我得生 万年闻听微冷笑

闻言有语叫精灵 吾今看破是邪物 你的那

巧言花语谁肯听 好容易 哀告天师求符印

恁肯放你去逃生 白蟒闻听不言语 口中成气泪盈

腹内暗、说不好 我的那 命尽无常今日申

白蟒精闻听万年说是天师的灵符心中越奔害怕境我的残生

难保定丧今朝 这才是 精邪明知元常到

费命倾生死眼前 八卦符扣如山重 顶门之上似刀剐

怪物暗下难禁受 一盲大叫把身脊 填刻之闻元形现

竟是条 怪蟒白蛇在炕盘 幸亏灵符将他镇

邪物精灵動轉准

病人一見說不好

富万年

害怕看忙喘欬雁

孔爭起來往外跑

口中只叫父年殘

妖精房內將形顯

我的父

快些前來答救階

富万年在晚子里怪叫說妖精在房中現形父亲快來救我且說老者富洪心中有事並不睡忽听他兒子喊叫嘴的京寔不止把李有才家的長工炳了九個明灯蠟燭手挑棍棒走將過來閃目觀睛只見富万年站在院內喊叫老者一見開言便問說我的兒你与妖精帖上灵灵邪物可從現出本相富万年見問就把那已往從前告訴了一遍富洪聞所不由的滿心欢喜說我的兒怪蟒現形被灵符鎮住大略他不能走脫待我明日去把天師請來收伏此怪你也跟我到李有才家去睡次日一早富洪就去把天師請來真人見白蟒現形心中大悅把混元盒取出念咒攝訣用手

一指白蟒着身錯入盒內法天師又与了富万年一服丹葯兩道灵符叫龍眉无根水送不自朕灾消病退分付以畢上船竟赴京都而來

这才是

天師收

白蟒怪

混元合內把妖盛

灵符治好鄉民子

富家庄上保安寧

除妖以畢將艇上

順水行舟赴帝京

一路途中往前走

洋子江中遇順風

欽差陸炳与薛保

兩個人

敬重天師法力能

一齊控背應含笑

連把真人洪教等

下官二人習行業

只知讀書念五經

不曉玄机多奧妙

果欣洪教廣神通

不亏真人显手段

白蟒精

水淹江西一省冲

拘神遣將拿妖怪

答救鄉民恩不輕

回朝一定要啟奏

定叫皇上加倍封

欽差正朕來調話

忽見那

一宗岔事把人京

法天師正与欵差说话忽朕二陣怪風甚是利害有詩为証詩曰

刮的乾坤暗 吹得日月昏 鴉雀林中噪 馬豹失了群

樵子迷山径 魚夫轉家門 唵了如雷吼 蕩了江水混

指住舡难走 波浪亮如良 稍公说不好 此事罕京人

黃風黑風过三陣 二位邪神显路形 江心站立凶又惡

指住舡隻不放松 洪教真人出个看 舡頭閃日驗分明

只見那 江中明显二怪物 形容相貌令人京

这一个 面如墨定黑又亮 上下死衣遍体精

那一个 臉似藍靛紫日口 赤髮飄揚大爛生

这一个 膀衣腰粗頭如斗 手中仗定劍青同

那一个 恍里恍蕩高丈二 長鞭金棍黃况

天師看罢心好惱 这个口 口中不住罵妖精

法天師看罢不由的心中動怒无明火起用手一指大罵妖精

詩 月到天心处 風來水面時

曰 一般清意味 料得少人知

話說两个精邪听见天師大罵说你休要胡言吾乃印灯古伏的

門人又受过永樂司的勅封威鎮水府延江的正神你既登舡过

江礼諛摆祭如何胆大欺心渺視吾神老司要一怒發威管叫你

殘生难保 兩位邪神声叱咤 說道是

天師由神仔細听 吾神在此年深久 水府威鎮有英名

客旅經商從此过 人摆祭表虔城 你今既打江心走

少不的 猪羊進献祭神灵 牙奔半个说不字

叫你傾生在水坑 天師聞听双眉皱 奪乎展指在口中

法天師聞听二怪之言心中展轉说这两个精灵口你是朕灯古

伏的門人又受过永樂刀的勅封你兩一定是江湖河海那一路的邪神我如今用法降伏只恐難以双勝若要擒他得如此這般方能成功真人說你兩既是水府之神只因貧道修行未久不能識認多有得罪二位尊神暫且退回我出家人明日在江畔撰祭奉請二怪問信以為實朕朕真人撰祭吾神走也只听一声木响宗影全无天師一見妖邪退去進倉札上二位欽差便問說真人方才又是什麼精邪作耗這等凶惡吸吮把下官二人嚇死天師見問說大人此怪乃是水府的邪神前來叨紅要索須得明日在旱岬設法請神擒拿說罷便叫法官你與我在旱岬以前預備下五色旂五面按東西南北創四个大坑中央成已土用高桌答起法台上面設擺香案朱砂新筆待我夜晚請神擒拿邪神法官答老而去不多一時俱各預備停當但覺天色將晚天師告辭

了欽差下舡登岬進法上台用朱筆考符口中念咒說疾道快用七星宝劍望空中一指

天師登台將神請 念符念咒咏真言 七星宝劍只一指

瑞氣祥光往上躡 冲開南天門一空 列宿諸神降下凡

五斗三首頭里走 曰甬青龙在后边 二十八宿威凜凜

朱雀玄武降雲端 四大金剛喝哈將 吊客喪門非等胃

有几个 頂盔貫甲祥云显 瑞雨灵云頭上旋

有几个 手執刀鎗鋒利刃 迷漫杀气七感戾

有几个 朱眉靛臉睜圣目 四个獠牙唇外边

有几个 臉靛發青生橫肉 齊來拈把洪教參

法天師把申至請臨下界齊至法口口尊洪教真人用吾神等那

边使用天師一見控背弓身口尊列位上圣今有洋子江的邪神

討祭祖挡法艇我設此坛借仗神威按四方守住待我把邪物誣
進坛來並力擒拿不許放走須要前神仔細察符法令說罢各按
咒天師請神已畢不觉东方大亮慌忙下台就在江边等候不提
且說兩個精怪元是三宝老兒下西洋取宝濟航的兩根鉄毛貝
因年深日久受了天地的灵光日月的精氣就会與妖作怪在江
內害人常、显形往客艇要祭到后来又得了永樂下的勅命封
为水神在洋子江永鎮見法天師許了祭他待心欢喜刚到天明
就出离水府天師一見之声招呼說二位水神快些上嶼我出家
人有結与你商議大毛二毛听的明白手提兵刃一齊上嶼說洪
教真人你既摆祭恭敬吾神一定開恩放你过去不知有何商議
真人說我出家人歷代天師執掌以教杀怪斬妖我怎肯摆祭邪
神傍道摆了个小小的坛場你一人若能開進不出方称水府征

天師開言叫邪物 由神仔細你听之 老道今日把坛設
无穷奥妙有玄机 你兩者把重幃進 残生一定喪溝渠
坛場里面多變化 微有神通你怎敵 果朕若要不怕死
跟我進去莫挨遲 胆小心虛吾饒放 休想狂为祭礼吃
二怪聞听心好惱 不出的 双眉紫皱乍剛頰
二怪聞听天師之言气的双眉紫皱怪眼元睜口中大罵妖道
大毛二毛心内惱 冲冠法乍叫連声 口中不佳罵妖道
誇口胡言礼不通 吾神已今成圣果 洋野未奠有威灵
口称設坛施邪術 可惱你 欺心胆大把吾怪
甲犬敢來幃屏豹 野鳥怎敢因大鵬 我着是
惱一惱來怒一怒 叫你性命活不成 你与我
快些引路頭里走 吾神前去把坛冲 天師開听心大悅

并刊五毒尊 卷三 七

满面堆欢長笑容 口内暗把邪物罵 你今中了計牢籠

法天師聞听二怪之言不由的伤心欢喜说这两个精邪中吾之

计想罢開言伏又请话说你二人既願進善的法坛快些跟吾來

來說罢迈步在前引路大毛二毛齊挺身形紫々跟定

大毛二毛雄心傲 他把天師看的轻 二人要把坛場進

一齊呐喊斗威风 法天師 迈步当先前引路

二精随后紫々跟 順在江畔往前走 法坛不远只尺中

真人迈步先進去 二妖怪 闖進天罗地网門

眼前不見天師架 一陣涼風天地昏 黑霧漫漫如墨染

举目观睛看不真 精邪有忙心胆法 不由的

害怕吃京腹内沉

大毛二毛跟定天師闖進法坛忽然大昏地暗一片漆黑二怪自

忙腹内吃京说說不好运气忘了方才紅日当空如何頃刻全无

这一定是法爷弄的法術他既朕設摆坛場一定拘請天神在内

倘若幃果上來却時怎了我二人候中牢笼只恐難回帟幃精邪

想到其間不由的心下为难仰面叹气 这才是

两个精邪心害怕 二怪腹内暗为难 只因

气傲心高将坛進 音把天師当等閑 怎知道

洪教真人用法術 布務鋪云選在天 这如今

黑暗之中往外圍 禍福吉凶难保全 早知道

天師用法行奸狡 鞦韆私穴与危單 倘若遭擒現本相

修炼一場火化鹽 二怪想到为难处 不由的满面代愁煩

伏又奪乎心大怒 他們 无明火起眼睜元

大毛二毛心中一急不由的无由的... 攻心自己叫着自己

大毛三毛我把你這无能的匹夫你既隨天師進坛已由榮卷
怕會子難道罢了法市也不能放你去常言說的好能可死在
畔前不可放陣后古到臨期少不的要去往外冲呼

这才是

二怪想罢心内惱 油氣无明往上攻

縱朕現形身費命

怎肯低頭落下風 就有天兵吾不惧

那怕法下法術能

我兩不把法坛圍 歐尽了

洋子江中要祭名

精邪想罢不怠慢 他把那

宝剑金樞筆在空

這正是 黑暗難辨真共假

那曉南北与西东

喊叫吆喝往外圍 如雷叱咤振天庭

自上京動法洪教

真入時下不消停 宝剑七星只一指

只所

坛内法神發喊声 金光一照如白昼

列宿群星显踪形

大毛三毛止住步 抬頭舉目看分明

二怪才要往外跑忽見一道金光亮灼灼的滿坛内如全白昼好
和閃目往周樟觀睛這坐法台好生利害怎見得有發為証

二怪閃目抬頭看此坛設摆真不善周天星相兩邊排天罡地
杀圍、站太陽太明各有方二十八宿神威現青左執斧守亦
門白馬靜鈴站西面正北明显赴玄坛南方火祖執定劍黃旂
豹尾举刀銚看人一下筋骨爛朱雀玄武兩尊神喪門吊各周
樟樟对面站定四金剛威風凜凜、好大汗哼哈二將怒冲、赤
髮朱眉臉如靛黑杀天神数不清奇形异怪真罕見凶星相伴
用天兵密、來、有几万征云直透斗牛宮杀气密尚森罗展
這才嚇坏兩妖邪大毛二毛渾身战

只見那

金光閃、照四面 紫務祥云上下飛

冷風陣、扣人面

只听天上响沉雷 列宿群星迎頭站

盛明甲燦放光輝 手執刀鉞身高大 滕、杀气有神威

异怪奇形凶又恶 尽都是 紅頂靛臉珠朱眉

耳内只听神鬼嚷 行亮行明黑又暗 大毛二毛黄了臉

把两个 依怪妖邪魂嘴死 一齊口内说不好

今日个 我兩殘生命定亏

两个精怪見街坛内金光普照 至显形只喘的面目焦黄魂邪

訓散正朕害怕只听一阵沉雷所响打西北乾天有一位尊神撞

將上來 这才是 二怪正朕心害怕

一位尊神把路掬 一声叱咤如雷吼 大叫精妖少上前

快現元形饒不死 少差接進命梁泉 邪物聞听拍頭看

他们兩 仔細面神对面观 运气下

法位金身高丈二 神威猛烈不非凡 风翅金盔朱襖帽

其莽恠甲体身穿 黄段征袍祥云滚 玲危玉代碎珠漫

吞口獸面双七齿 胸前计訪赤金环 一口宝剑在鞘内

殊怪傷妖不费难 足跣祥云不騎馬 手斝利刃举邪廉

靛臉金睛法巨口 紅髮飄揚兩鬓边 來的是

吊客大帥擱去路 迎頭挡住二妖仙 二精邪

仔細看來心中恐 无奈何 法斗威風把话言

二怪見吊客神挡住去路一齊開言说那位尊神少來有吾在此

這才是 二怪斷喝吊客帥 神將面神你是听

我兩並非妖邪怪 勝灯古仗二門生 威鎮水府为正圣

從受過 永樂皇下金口封 可惱天師无道礼

倚仗神通行不公 狂為斗胆行万恶 他把我

弟兄两个当妖精 没摆法坛靖天将 无敌的

京動詩神罪不輕 玉帝若要知此否 法旨難脫五雷烘
二怪言詞还未尽 只見那 吊客發威喊一声

二怪的话还未從说完只見吊客神動怒生噴用刀一指大罵精
邪你两个死在眼前还敢惡口傷人毀谤供教往那里走看吾神
的刚刀取你说罢手举利刀往定妖邪撲頭就砍未知他兩的劍

詩 有、无、血奈煩 勞、碌、几時閑
曰 將、就、隨時过 苦、甜、儉一般

上口谷说的是八卦符降妖救民五雷印檢邪捉妖洋子江毛神
要祭法天師精神設法俱在上可言明

詩 一独上工樓思情狀 月光如水、如天
曰 全來元月入何在 風景依稀似去年

四句是綱叙过你捉但虫天將幾快毛神法家清天師住舡白狐

仙变化迷人刘公子邪念招妖五毒傳六丁鼓詞記說吊客大神
心中不悅一声叱咤喊罵妖邪

吊客神

无明火起心内惱 双眉紧皱怒冲射

口中只把妖邪罵 欺心万惡胆包天 江边要祭胡作耗

傲視天師挡法舡 身入天罗逢地網 黄念顿挂在眼前

吾神奉請臨下界 不斩妖精怎肯还 说罢迈步往上闯

手举纯刚照頂剛 二怪一見忙招架 雄心不忿眼睜元

大毛輪開双斧劍 二毛金槌非等閑 妖怪胆大战正歪

征云杀至箇天關 洪教真人心中惱 念咒攝訣把令傳

法今傳出如山岳 只見那 聖旨持神奔上前

一齊幃住成精怪 務集云雨一樣狀 耳内只听兵刃响

金雷掣血火光鑽 大毛二毛施展勇 裏把威風杀气添

左冲右撞战神将

他們兩

尤如巡食馬下山

冲卒大战多一会

竟不見

勝敗輸老在陣前

市圣诗神把两个精邪为住战勾多时不分勝敗法天師在台上
看的明白心下奪乎说这两个情怪真乃神通廣大法力无边竟
把甲圣挡住倘若被他闯破帛幃那時怎了不如称此請留下下
界將二妖吉死省的費工夫真人想罢连忙为符口中念咒法水注
時说疾道快 这才是 天師伏又把神請

道疾说快把气吹

火化灵符朝上起

一道神光透紫微

斗府因随焰下界

金身凛凛有佛威

脚下並不登云霧

全仗双生而翅飛

雷雨一恍均邪怕

高揚至至奉金槌

九天公下为大帥

崑崙人間是与非

但遇奸情不良輩

雷响一声把禽毛

大帥一見身控背

往上開言把笑陪

法天師一見四帥控背弓身口尊上圣贫道奉召避京路阻江心
有二怪作耗借仗神威叫他現出本相方許归位运才是

四帥聞听说等令

肉翅展動快如飛

神威忿怒扑二怪

口中不住罵精灵

大叫邪物那里走

吾神叫你現元形

四面一果雷声响

好似地烈与山崩

二怪看忙说不好

抬頭举目見雷公

只見那

四圣空中显法体

手举槌雷不放松

望定天吳接頭打

火光乱迸眼難睜

大毛二毛渾身軟

嘴的心乱眼如鈴

害怕不敢來動手

心虚无处去逃生

彼此口内長吁氣

二怪后悔在心中

二怪一見雷帥前來只嘴的魂飛魄散骨軟筋酥不由的害怕首
忙心中后悔说早知道天師的法力无边決不該搗紅封祭

大毛二毛心后悔

看忙害怕暗为难

早知道

洪教真人法力廣 不壞要祭擋法船 倚仗邪術來作耗

胆大狂為進法坛 身入天羅逢地網 取至詩神仙路棚

四雷四帥凶又惡 到只怕 我兩殘生難保金

到不如 結意同心归正道 央求天師把罪寬

二怪想罷不怠慢 他們兩 一齊跪在地平川

大毛二毛心中害怕不敢與原動手一齊跪倒往台上請言說洪

教真人休要動怒慈悲我兩情願改邪归正道出根本

而个邪物注叩首 天師道个那住声 我兩情願归正道

從今再不教萌行 出身根本後突撞 免的那

五雷烘頂現元形 頭銀西洋缸下海 沿途一代是神通

兩根鐵毛年深久 成精变化性通灵 洋子江心称神道

要祭欄缸把路橫 不料真人神通大 奉請天神下九重

小怪難把原至擋 望乞開恩把我容 請罷言絕願悔泪

一齊口内吐悲声 天師一見微冷笑 開言有语叫精灵

法天師聞听二怪之言在台上分威開言斬喝說你这两个精邪

胆大狂為有犯洪教論礼叫你現形追命只因我出家人到处惹

悲新且開恩饒你不死休要在此挽善客商賤你到池塘江水府

左宮所用去罢二怪聞听只得拜謝手長而去人師突放了二怪

送還了詩神伏脊上缸就把怡伏大毛二毛的坑設折欽差一遍

陸炳薛保聞听一齊称赞油心欢喜分付開缸竟扑京都而來這

話不表且說法家清有一位守備官員姓刘名雄為人忠勇作官

清廉所生一子年方二十四名喚天祿生的眉清目秀齒白唇

紅身入紅門才高智廣伶俐机巧只因志在功名並未婚配每日

在后樓攻书習孝文業 刘天祿 年方二十單四廿

風姿俊雅正青春 胸藏二酉珠玑史 腹隱五車錦秀文

閉戶喜觀安邦策 垂簾愛看至矣經 一心只想登金榜

每日誦老苦用工 時逢六月炎天景 三伏似火賽蒸籠

佳人怕熱搦形扇 才子煩燥口含水 荷池荷葉如盆蓋

蓮花映水赤通紅 刘天祿 怕熱難把文章念

樓窗推放把涼棄 对景閑吟詩一首 即言高念美中所

詩 六月炎天似火燒 人熱汗透衣袍

曰 非是孛生不避暑 只想金榜把名標

刘公子楼上吟詩這話按不表且說守條衙門后花園对門往

看个鄉紳姓吳家下豪富庶有金銀膝下无兒单生一女年方二

九一十八岁的真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落之貌乳暈月嬋

女工針指琴其名画无般不备不撓十六上聘与王举人

為妻过門不上二年的光景誰知他的丈夫一病垂危身归地府

吳鄉紳見女婿已死只得把女兒接回家來待等孝滿重婚另尋

配偶吳小姐青春守寡愁煩胸腹只因天气炎熱也在花园的后

樓避暑正歇悶坐忽听对过楼上有人吟詩隔首竹簾睜杏眼仔

細觀瞻 吳小姐 隔簾閃目睜杏眼

只見对樓一书生 頭上方巾飄秀代 藍衫可体紫面身

面如古月一般樣 鼻面兩道歪美伎 唇似塗珠牙似玉

眉清目秀有精神 天廷飽秀多福相 地閣方元耳有輪

李止端正多清雅 溫柔行景世斯文 衛玠了建差多少

宋玉潛安爭几分 口内吟詩腮含笑 詩句清奇字真

佳人看罢多一会 不由的 風摆荷葉翻動心

暗誇獎滿才子 说道是 此人委果貌超群

新刊... 卷三

吳小姐看罢多時暗、的誇獎說此人風流人物俊雅細覘形容
竟与我那早死的兒夫彷彿吳小姐

忽想全床共枕人 女子心内如刀撓 秋波杏眼泪紛、

搦香腮把榻杆倚 細想從前那二春 昔日与夫全歡樂

蝶忘蜂狂情意重 夫唱妻隨恩愛深 閑來挽手全玩景

關坐意前看冻鴛 烟花全戲秋千院 覓魚共坐賞荷亭

匆放頻斟重旧酒 梅開把盞暖閣中 对坐梳洗問打扮

笑擲花枝比貌容 星前月下吟詩句 花紅柳绿将衣更

全接全靠全携手 相亲相近兩情濃 衣貌即才真地配

尤如孟光与梁洪 奴只说 並頭連開朵、放

死央对、不离分 双只说 比日魚兒長斯守

佳理枝頭情更深 双只说 美情如元全惜老

举案齐眉过百春 奴只说 佳人才子难分散

生則全榻死全坟 又谁知 彩云易散琉璃脆

月滿則亏水满盈 又谁知 從天吊下龙泉劍

新断恩爱夫妇情 可叹那 才郎不幸身亡故

撇奴独自伴孤灯 这几日 塵埋庄台无心理

懶梳云鬓正花容 女工針指无心作 懶秀微錦与同伎

忽見死央双交項 对、紫燕舞梁中 禽鳥尚有雌雄对

况我年芳正妙齡 好叫我 睹物傷情心如醉

怎叫奴家不動情 白昼一日还尤可 最怕夜晚到黃昏

影隻形单谁為伴 惟有不明半滅灯 一对秀枕奴独睡

紅綾被内半边空 只見那 重、竹影橫窗上

恹、凤吹落葉声 朝、皓月穿廉透 嫩、冬花落葉紅

別、洪雁天边叫 那、竹虫階下鳴 想夫見面再不能

空吃茶飯无滋味 珍羞懶用怕沾唇 一寸柔腸結寸

心中堆累万年冰 空有閉月羞花貌 枉生沉魚落雁容

怎奈那 日月如梭催人老 天、年、貌不同 虛度光明用不中

青春一刺于金飾 何況我 娥眉紫皺代憂容

佳人越想心越嘆 吳小姐 娥眉紫皺代憂容

吳小姐对景思夫心中慘切伏又奪于沈音暗想说对过楼上的

这个为生一定就是守備刘老丁的公子可喜他青春年少真乃

的才貌双全怎能勾与我結为夫妇方遂心願之願总说相隔不

远好一似路隔高山 吳月娘 羞言年少失配偶 芳心不定被情牽 杏眼觀瞻刘公子 如醉如痴一樣臉

喜他

風流俊俏多文雅 真乃才貌兩双全 奴家有心将他嫁

急志清為習文業 同愁不得作高官 頭一件

怎奈那 此子行來只怕准 第二件

丈夫身亡还未久 守孝慎得過三年 第三件

寡妇思婚難開口 復有心子向准言 奴的那

守備公子心高傲 似我殘花他不貪 小姐想罢長嘆氣

妄想之心何用 大略不得配良元 不出

不出的 低頭无語暗傷殘 吳小姐妄想姐元口中嘆氣正在为难忽朕心生一計

詩 錦上添花從來有 雪中送炭世間无

同 時來易借千金得 遲去難賒酒半壺

活說吳小姐心中妄想姐元左右为难说住了我与此生总无有

折刊五毒傳 卷三 三五

姻元之分也。却有見面之元。我何不將竹簾捲起。隔樓一会。以了
心頭之願。佳人想。豈將簾籠捲起。故意高聲往樓叫。快倒茶來。劉
公子正賦吟詩。忽听外面樓上。姣音婉轉。叫了环倒茶。公子偷睛
往对面觀看。

刘天祿

口内正賦吟詩句

忽听娇声叫倒茶 为生閃目睁眼看 抬頭暗見女姣娃
打扮梳庄多幽雅 俊俏風流实可誇 烏云巧挽青絲
金釵斜插鬓边插 頂上全无珠共翠 白綾紫焰把頭蒼
休態輕盈各素綃 身穿白衫銀色紗 翠裙秀氣擺起
迭成細褶把金插 淡入脂粉增嬌色 面如美玉似丹霞
兩道柳眉稱杏眼 英桃小口配銀牙 衫袖半不露玉趾
十指尖尖把扇拿 天仙神女一般株 西施才貌不如他
公子看黑魂飄蕩 说道是 此女風流貌似花

刘公 看罢似醉如痴。心神不定。说这个女子真有傾城之色。年
少青春如何身穿重孝。巡思多会说是一定是吳鄉宦的千金。
聞听他嫁与王夸人为妻。夫主归西。現今失偶。可惜美貌佳人。
春守寡真正可嘆。

刘公子

心中喜愛吳小姐

暗入贊嘆女娣娟 可惜他 月貌花容多俊俏
青春年少受孤单 王夸人 无福消受花如玉
不幸傾生喪九泉 吳小姐 少年亡夫真不幸
多幃空守令人怜 我与他 戶對門尚堪作配
真乃才子遇紅顏 又待要 遣媒說求這亲了
但有一言实为难 我本思 守備之于身贵显
讀之不久作高官 初婚結髮娶少妇 双亲一定將吾拥
似這詩 有心不娶吳氏女 絕色佳人再遇難

公子心中无主意 不住观瞻楼那边 只见小姐腮含笑
 秋波斜视把情传 半遮半掩佯羞俏 娇羞玉体倚桐杆
 彩扇轻摇说好热 上下浑身不住搨 金莲漫刺楼板响
 娇音代俏叫了环 奴家七实心焦燥 快拿冰水与我凉
 梅香苍玄将楼上 红漆托盘两手端 公子怕神瞞土女
 风流无比美容颜 面似桃花初放蕊 杏眼秋波柳眉湾
 银牙半路显玉齿 唇抹胭脂一点鲜 考生看罢频喝彩
 腹内逢誇好几番 小姐风流梅香俏 尤如鲜花衬牡丹
 公子越看心越喜 他这里 意乱情迷身软瘫
 刘公子看罢情迷意乱暗 夸赏似这等小姐风流梅香美貌真
 乃一对天仙二位婵娟但能与我匹配为妻如题名金榜
 刘公子 意马难拴心迷乱 只想小姐把婚成

自古洞房花烛夜 况如金榜去题名 惟有那
 高官一品无心作 情痴懒去奔前程 想罢又看吴小姐
 只见他 口吃茶茶手举中 粉面堆欢腮含笑
 杏眼一转暗幽情 女貌才郎俱欢悦 彼此有意在心中
 二人观着将多会 纵有牵连难分清 谁的知己谈心已
 怎奈相隔房几层 二人正在难分手 忽起阴云把日蒙
 西北乾天狂风起 咕噪雷响在空中 閃電一烁金霞舞
 顷刻大雨似倾盆 小姐连忙叫使女 他把那
 楼窗紧闭转回程 公子一覓心急燥 口中报怨看苍穷
 偏、这会下大雨 京散不得覩娇容 回身白坐只叹气
 心似猫抓一样全 想起佳人哈、笑 思量难会皱眉条
 心中只想吴小姐 懶读诗书合五经 起来坐下身不定

起來走去似顛瘋 為中按下劉公子 再把佳人明一明
劉公子在樓上思念佳人按下不表且說月婢小姐回轉秀房心
中惡卦劉郎忽狀想早喪的夫主止不住傷心眼中落淚

吳小姐

只因見了劉公子 回房闔坐氣長出

忽狀想起冤央對

口內暗叫見夫 自覺你我成婚配

女貌郎才兩意足

只說百年全到老 又誰知

短命兒夫把壽促

得病首床无常到 數尺月明閃下奴

青春守寡真可嘆

只落的 每日悲啼在 哭

佳人想到傷心處

止不止 秋波杏眼泪扑酥

吳小姐心內思夫止不住眼中落泪只見那雨住風息天色將晚

佳人把殘庄卸去上床安歇睡眼蒙眬夢見兒夫走進秀閣來

佳人合眼剛狀睡 夢見兒夫走進門 詩臉代笑呼小姐

美妻苗神听我云

自嗟那日身辭世 棒打冤央兩下分

我的那

命尽无常月地府 三魂七魄見閻君

出狀人死心不死

難舍夫妻恩愛深 哀告閻羅將吾放

重生得命伏為人

今日回家將你看 唱雨永远兩相親

重正結髮息和愛

到老全借过百春 佳人夢里聞此語

尤如穷汗拾了銀

憂愁撇去腮含笑 携手攬腕叙寒温

好夢難成不湊巧

忽狀京醒又离分 小姐睜開描花眼

秀房內

不見全床共枕人 低頭暗想方才夢

尤如那

万把剛刀攬肺心 果狀兒夫重在世

不圖榮華願受貧

青年怎当孤單苦 到不如

從正娥眉另續婚

守備公子多情雅 風流奪尽少年年

肯烈冰霜難保守

一定身隨可意人 吳小姐

乱想胡思正一宿 丑末寅初到早晨

忙向庄台把容正 重施脂粉换衣巾 打扮就如天仙样

开窗伏又倚楼门 故意高声来咳嗽 闻引熾文断字人

对楼京勤刘公子 伏来观看女钗裙 二人隔楼长观望

彼此相牵都有心 按下公子与小姐 把话横更另有因

刘天禄与月婵每日隔楼观望这话不表说的是白狐仙自称洪

氏夫人自送锁金花之命要与法天师作对这一日打法家德听

过忽见刘公子与吴小姐隔楼相望插指一弄早知其意心下毒

乎说称此法天师来到我何不借此为由把刘公子迷住盗取真

阳补我的元氣等天師到此再与法节弄法妖邪沉音我如今要

变作吴小姐的模样等到夜晚前去与刘公子私会须得如此这

般方能了要妖邪一变化现一个年残的仆妇只等得便前来不

引为坐这音不表且说吴小姐的母亲忽朕身得重病卧床不起

吴月婵季意至诚左右不离一连几口就不与刘公子相見白狐

仙在空中看的明白恣心欢喜此多机元湊巧称此前去暗了到

吴卿绅花园之内打里面走将出来且说刘公子正在楼上盼望

小姐忽见花园内走出一个年残的仆妇眼望楼上不住的点手

公子一見心下套乎莫非吴小姐遣人前來有什么话说我何不

下楼相見問他一問便知真假公子想罢连忙下楼将花园門開

放走将出来尚臉陪笑说老人家你点手呼喚李生不知有何見

偷狐仙答老说相公我乃吴小姐的如母奉姑妯之命有一封密

考此事有碍夙化干係也大相公須要留神千万不可洩漏说罢

将考遞过抽身而回将園門緊閉刘天禄信以為真慌忙上楼把

考展閱觀看

刘公子

上写有

用手展開考一封

自意留神仔細現

吳氏月嬋端肅拜

妾幸修考寄錦箋

目送那日見公子

芳心引動被情牽

相公青春奴年少

地可一对美姻元

又待要

稟明父母將亲許

怎奈三年孝未完

思君流下千行泪

自古嗟命是紅顏

终身岂许难成就

不如私会暫團元

奴家梦受神人術

善架席云会上天

今在但等人睡定

借過离家到这边

前來並非圖欢会

不过你我叙心田

双家总是霜居妇

真当残花敗柳看

非是无耻傷風化

咱兩前生却有元

相公今晚將奴等

这件事

千万不可对人言

巧生看罢心大悦

不出的

生春代共向堆欢

刘公子將考看定不好拙比就尤如斗大的明珠托于掌上说这

就是就元漢巧天從人願刘公子

手内箝考心大悦

堆次尚面关盈

人逢喜事偏勤谨

仗什並不叫考童

亲自動手擦桌椅

必中添炭把茶烹

象牙床上鋪錦褥

放下秀枕被江綾

樓内燻香從扫地

就尤如

迎接天神一樣全

心急不住睛紅日

恨不的

伸手抓去太陽星

越盼只見天不晚

好容易

等到黃昏点上灯

公子一見心欢喜

不住的

望外覩晴晴碧空

小姐如何还不到

莫非他

架云方法竟不灵

公子正把佳人盼

谁知道

好事多謀有變更

忽听下面樓梯响

只見那

考童前來叫相公

老刀命我來請你

立時等候在前所

薄文敲把家常叙

林裏挨遲疾速行

公子聞听發了怔

尤如炮振似雷鳴

口中不言心報怨

说道是

老下年殘无正徑

有死繁夢吃世酒

此子活把我坑

佳期有望非容易

轉眼之光已就成

我今下樓去飲酒

怕的是

小姐前來扑个空

到此不過他必惱

定说我

羨幸无情不老成

倘若一怒絕此念

到只怕

再要相逢万不能

有心不把老下見

我若是

違背天倫礼不通

为难多会无其奈

刘公子

忽朕一计止眉争

眼望奴仆來請活

開言有語叫考童

快些下樓去回稟

就说是

相公心中不受用

送早到晚无吃飯

遍体發熱頭又疼

難去飲酒把交講

明日我

見父請罪到前所

考童開言说知道

他這里

迈步肯身往下行

考童聞听公子之言不敢違扭答应一声边非下樓伴長而去

詩 春夏秋冬四季分

劝君何必苦英心

曰 閑來屈指巡徃弄

土下人多土上人

考童聞听公子分付只得下樓來至大所見刘守倫回话说乞老

下在上相公今日身体不爽頭疼發熱難來請文陪酒

考童说罢一夕活 刘下聞听吃一京 吾兒忿志將考念

只想金榜題名 日復辛勤多勞碌 莫把詩巧当作輕

今日忽朕身不爽 渾身發熱胸代疼 待我上樓看一看

免的害怕与吃京 老下想罢不怠慢 有語開言叫考童

疾速与我前引路 去往花園看相公 考童答云说知過

慌忙就去点灯光 主仆迈步將所下 竟往花園里面行

投下老下來賄子 再正年青刘公子 打發考童把樓下

想望佳人眼盼紅 小姐來罷來了罷 活人急坏我学生
既是亲差來传信 为何依力不分明 元说黄昏就到此

这如今 滴漏同壺起了更 小姐不到吾憂慮
其中一定有別情 莫非奶外机不密 唔破窓棧走了風

佳人小姐心害怕 惟恐失节不好听 莫非假意传书信
故意戲耍我学生 乃有可疑难料定 未知姻元成不成

公子正把小姐盼 忽听楼下语高声 家童速把大叔叫
老下前來看相公 天祿聞听喘一跳 心下有忙京又京

无奈只得倚床上 他这里 故意不住假呼
守條刘下把樓上 有语關言問一声 吾兒如何身不爽

得病看床体父寧 始末元由对我講 令人好去接医生
公子聞听口呼父 老下挂孝又稱 为兒並非別的病

貪涼受暑熱傷風 老下放心无妨碍 何須吃葯請医生
刘下聞听將頭点 吾兒言詞礼上通 請活之間睜眼看

徑為洒架乱縱橫 案上文章公子作 字字珠玑錦秀全
老下看罢心大悅 堆欢满面喜盈盈 眼望公子把兒叫

寬家由神仔細听 看你將來成大器 求取功名反掌中
此時意下十年苦 久以后 独占鰲頭身显榮

名姓高題九馬榜 脫却藍衫換大红 少年及第人欽敬
替父增光顏面增 这都是 祖宗阴德德行好

你一場有后成 这老下 坐在東床誇獎子
天祿心煩懶怠听 不由腹内發急燥 考生有忙担怕京

天倫只預來溝活 倘若 小姐前來了不成
迎頭撞破机閉路 到只怕 老下生嗔不肯容

新刊五言集

只恐焯坏吳小姐 喪盡貞節落臭名 又待開言將父研

毀谤天倫怎敢行 公子急的无主意 他这里

心中好似滾油烹 只恐一時佳人到 百忙害怕暗吃京

公子正在为难只听老下说考童你相公今日身体不安你須要左右不离好生伏侍说罢下樓而去且说刘公子見父去后一番身扒起看見老童站在傍边待臉代怒说考童你此時还不下樓去睡去童说相公难道没听见老下分付叫小的不可离左右小人不敢去睡公子为难多会说考童老下分付叫你左右不离不过是爱子之心恐怕你躲懶偷閑一時呼喚不到怎奈我心中不爽只是善淨你只管下樓去睡非呼喚不許上來考童不敢違拗只得下樓去睡刘公子將樓門緊閉把窗棧開放对灯悶坐等候佳人這括不堪且说白狐仙見天有二更六略守脩府內的人俱各睡定不敢怠慢將身一恍變作吳小姐的模樣窺林刘公子前樓而來 这才是

狐仙要迷刘公子 將身變作女佳人 口念真言说疾快

時下生風架起云 似箭如飛一般樣 只見那

考樓不遠面前存 輕、落在意棧外 陣、香風往里貫

樓內京動刘公子 他这里 閃目由神驗假真

只見那 一塊祥云送字墜 意外落下交千金

考生一見心大悅 不亞如 至宝明珠滾進門

满面堆欢腮含笑 离坐慌忙欠起身 悄語低頭等小姐

快些清進叙穴温 狐仙入樓低粉頰 故意的

满面娇羞引開人 望首公子深、拜 代愧問言把話云

声音煨爛等公子 曲神貴耳請听聞 奴家並非淫邪友

千金之体不全尋 節烈冰霜也不曉 四德三從闡訓等

只因咱 前世有无今生遇 不願名節來會君

你我今宵一直話 吳月嬋 從朕就死也甘心

望君休当残花柳 你若星 下賤看成羞死人

公子聞听说不敢 這都是 小姐多疑我怎禁

劉公子聞听弓身控背口等小姐這都是千金多疑學生烏敢怪

視說罢讓坐亲手捧茶遞与妖仙在灯前由神伏又魂看只見吳

小姐比往常打扮分外娇媿美貌无双公子看罢不由的恁心次

善陪笑開口等小姐學生動問不知千金芳年多少霜居有几

載了列公狐性通灵对答如流精邪見問敢意的改气说相公提

起來話長不嫌絮耳待奴家與你奉藥 曰狐仙

有語問言等公子 由神听我清根元 父母无兒生下我

九如奇珍屏宝看 娇生贵养十六年 年残双亲心肉双

写字透巧双都会 文工針指樣樣全 爹外疼兒尋配偶

拣選才子把姐聯 聘与举人王洪本 我夫妻

女貌即才雨意欢 只说結髮全偕老 谁知風散並頭蓮

兒夫一舍归明路 閃我孤单真可怜 夫主身亡服未滿

守孝霜居才二年 等听闈訓全節烈 情願守寡在灵前

不料那 王百年前冤家到 咱兩相逢兩情牽

只因相公才貌美 你的那 形如衛介似潘安

風流引動双家意 我把那 守節心腸一宅拐

特來見君无別念 只为终身結良元 趁自奴家孝未滿

公子末亲到那边 你父为官身显贵 我父家富有良水

户对門当結秦晋 双亲岂有不心甘 千金小姐配公子

即才女貌而成欢 地久天长为夫妇 举案齐眉过百年

考生闻听心欢喜 说道是 此话小姐礼当朕

二人言请心腹子 不觉的 滴漏同壶二鼓天

二人请话不觉的同壶滴漏天交二鼓白狐仙故意的吃京慌忙

离坐说相公天气也晚奴家不敢在此久坐就此失陪刘公子闻

听心中自急说小姐既承美意前来焉有就去之礼望乞相怜成

其恩爱白狐闻听含笑不语二人就共枕全话不可重叙考要

剪绝为妙自此为始妖邪直 前来迷惑考生两个人明散直聚

在后楼道坎

直，相伴作怪精 白昼一鬼心烦闷 只盼黄昏点上灯

妖邪前来成恩爱 如鱼似水一般全 不知不觉有半月

把一个 少年考生改变形 二阳耗损神瓦短

他前那

面如土色脸发青 腿酸腰酸行不动

口吐痰沫代嗽声 倘在床上只想睡 难以念志把考攻

饮食减少嫌无味 无好傍气属考童 这一日

守偻刘下来看子 闪目观睛吃一惊 吾鬼如何形容变

我看你 重病在身别当轻 就须早些禀告我

自己担搁礼不通 公子闻听口等父 说道是

老下凶神在上听 只因我 心高妄想登金榜

不辞辛苦把考攻 念文章 心机用尽参洋礼

潦五径 一坐一个鼓三更 因此受伤身得病

用心保泰就安寧 天伦何必心凄虑 只管开怀休怕京

老下闻听长叹气 说道是 叫你冤家把我坑

刘老下闻听心内努急口中叹气说冤家你乃年少之人身得劳

症但有疎虞把我就活了的坑死既是諺為勞碌暫且歇息几日快請醫生調治要緊說罷隨疾差遣家人前去把有名的醫生請了一位前來看病且說这个医生姓申名究字表詳礼乃是世代家位青囊秘授只因他治病无差脉里精明方近的居民与他送了个美号称为赛華陀的申究閑话休提言归正信且说申究進了守備的府來至后园登梯上楼与那刘老叩先見礼献后与公子看脉平脉多時又把刘天祿仔細看了一遍心中俱以明白不由的點頭贊嘆把刘老叩請下楼來才細道其詳学生細看貴公子的此病非药力可治刘叩聞听心下自忙喘的京疑不止说难道小兒犯了死症不成申医生見問说这脉不是死症乃是申了妖邪迷惑移精盜髓把元阳的神氣耗尽最怕惡痰往上一升只恐就有性命之憂老叩若要答救公子除非先請一位高人淨宅

除邪狀后再用葯調礼只怕还有可生之机若要仗葯成功枉費心机准治此病说罢告詞出府而去刘老叩听了申太医的这些话只喘的面目更色京疑不止伏又上楼來究問公子的詳細孟突 这才是

刘叩听了医生話 心下自忙京又京 伏背又把高楼上

慌忙來問子亲生 一伸手拉住刘天祿 说道是

冤家凶神仔細听 方才医生來看脉 他说你

妖邪纏身則当轻 移精盜髓非兒我 耗损元阳命定坑

吾兒但有好共歹 可咳我 你一場用不中

有活湏当对父誇 休要自己悞殘生 果有邪祟纏住你

好请明人捉怪精 公子聞听心不悅 老叩休信那医生

灼兒的 每日楼上攻考史 送不在外去閑行

堂中男子心直正

怎么得

遇見鬼怪与精灵

刘下閤听不言语

他这里

尊乎展括在心中

刘老下閤听公子之言心中展括腹内尊乎说这个冤家的体瘦形衰访臉察黑明是受了精邪之氣对父不肯说还在我的跟前

前炭辨

詩

同坐岑齋淨里思

抽頭退步是便宜

曰 人生在世終不久

何須爭競論高低

话说刘老下閤听公子之言不由的微微冷笑心中暗括说你甯这个冤家却堂穿暗訪驗的黑氣分明是和禁德身眼看自性命难保他还不肯实说在我的跟前还要想辨有心再要深究細問怎奈他身染重病再要一急反为不美老下沉音多会忽朕想起了一子说住了我家内有一抽古函乃是祖上相留他家的至宝

上面是硃砂画的一位中道的圣相時常听见我那去世的祖父对我所请说此相乃是茅山青童观的即云子所画上面明考符咒显之无边者遇宅舍不安精邪作耗只用把此画贴在楼上上面的中道显圣端能避邪我如今何不把此画贴在楼上考楼之上縱有精邪作怪见了中道的圣相一定就退去朕后再请医生漏里何愁吾儿的病症不好老下想罢迈步下楼亲自到后面把硃砂古画取上樓來分付老童摆摆了香案将画贴在后楼的居中老下淨手拈香双叉跪倒意兼虔誠暗祝贊

这方是

刘日卦起硃砂判

慌忙淨手把香焚

意兼虔誠双叉跪

進礼叩頭祷告神

弟子刘雄五十七

官居守備受皇恩

悉把卦画无别乃

只为坡前拜孝根

刘天祿

后樓鑄老得重病

邪崇精灵纏住身

可咳他

幼小年青不知乃

眼看殘生念日明

冤家一死刻絕后

什么人

接續香烟与祖社

望乞尊神怜弟子

淨舍除邪拔善門

老刀來神來祝贊

暗叫年殘老父亲

床土觀瞻看的真

考生一見將頭点

暗叫年殘老父亲

听信医生卦古西

你金錯用這場心

珠砂判

只会除妖辨鬼怪

焉能退得女佳人

小姐是

父精母血怀胎养

止人如何惧精神

别怕你

倚楼卦上于抽西

难断我的夫妇恩

不言公子暗笑父

再正为官受录人

刘老刀

焚香以畢忙站起

有语開言把话云

刘老刀祝贊以畢站將起來開言便叫說考童何在有小的伺候

這抽古西端意淨室舍除妖邪保平安你須要每日焚香虔心潔

淨不用老刀分付小的曉得刘老刀分付以畢伏又來到床前与

公子薄话

刘老刀

伏又丁寧老生子

娇兒苗神你是听

冤家累日多伶俐

智巧才高心最明

如何一時忝不透

身得重病就罵蒙

满面黑暗皆妖气

定有邪

精邪纏繞不安寧

不肯对父说实话

其中一定有別情

深究細問皆为你

骨肉连心把子疼

樓上惡卦朱砂判

端退群邪見怪精

邪瘟逼散再吃药

包管你

難免灾消病不生

总说一言抄百语

須要保重莫胡行

老刀说罢將楼下

公子心中不受用

口内暗把天倫叫

似這等

多心胡疑礼不通

刘公子身被妖德心迷性乱把刘老刀的良言反当作恶语不但

不肯听心中到还有此愒意

刘公子

造定城有這場難 心生邪念遇妖成 只想貪歡徒快樂
焉信良言听父說 倘在床上胡思念 睡里梦里想娇娥
可善佳人吳小姐 自熬知夜情义多 有人前來將我會
臨行難舍又难割 終身大乃亲口许 一定要
女獅郎才兩配合 我兩但得为夫妇 焚香打醮谢神伙
那時方遂平生願 况如那 状元及第早登科
劉公子胡思乱想忽朕困 伏台眼就睡自不多時天色將晚有初
鼓之后老童見公子睡熟也就不敢京動暗下的下樓去安歇這
話按下不表且說的是白狐仙見天色將晚脚架妖云竟扑劉公
子的后樓而來刷落在意樓以外側耳往里面听了一听並不見
劉公子的動靜妖狐沉音心中暗想說我每常來的時候劉公子
听見風响就出來迎接如何他今日並不出來相見哦是了皆因

我移精益髓把他的元阳耗尽得病在床精神不加想必睡熟故
此不來接見也罢了待我暗下的進去好与他共枕全欢妖邪想罢
將樓窗一推就走將進去作夢竟也不知劉老司把中魁的圣相
卦在上面這軸画乃是卧云仙人五月端午正午時用硃砂笔描
画上面又有真言符咒但遇妖邪中魁一定要临凡显圣口狐仙
刚朕進樓就有一道神光冲將下來把精灵的去路挡住

这才是

白狐刚把考樓進

神光一亮圣舜威 西上中魁离紅相 金身一徹快如飛
迎頭挡住成精怪 一声大叱喊如雷 口中不住罵邪怪
焉敢作精任胡行 吾神特來將你折 快現元形把命亏
狐仙閃目往后瞧 他这里 止步抬頭用目窺
迎頭显路一神圣 凛凛威風采气堆 頭代烏紗双展翅

園領身穿袍宅黑 背植牙刀手提劍 宝代犀角腰內幃
 盜賊臉上生橫肉 青筋透暴紫微々 巨口一法獠牙路
 环睛直瞪称朱屈 妖狐看罢说不好 害怕首忙退转回
 列公若論白狐仙修煉以久道行頗深难道見了位神將就如此
 的害怕取公有所不知中施刀与則的神圣不全受昊天上帝
 玉主勅封为正烈直神端与一箇燒宅藉管妖么鬼怪手內的別
 口青峯宝剑也是上帝所賜若遇邪崇作耗一劍傾生魂魄俱散
 故此白狐仙見老刀显圣心中害怕往后倒退只望要出樓逃命
 不料被中施刀的神光把門挡住如何走的脫精和着忙往床
 上一跳把刘公子用手推醒说相公今有凶神显圣前來害我望
 乞相怜救双家的性命且说刘天禄接上方左捕星临凡到后
 來有一品当朝之貴命大逢旺福分不小中施刀見他醒來惟恐

京喘看公子不敢路相將真形就隱住且说本生被精推醒聞所
 叫他救命不解其意手拉着白狐说小姐放心我学生住的這坐
 樓上干净不过那里有什么凶神惡杀這都是小姐心惹无故的
 吃京

刘天禄

手拉狐仙等小姐 不必害怕莫吃京 此处焉有凶神到
 此话说來礼不通 狐仙聞听長嘆气 代痛含悲等相公
 自從那 暗兩秘会成夫妇 恩深似海一般全
 有 前來将你伴 不碩敗化与傷風 只因我
 架云施法空中走 仗術胡行神不容 太才剛把樓門進
 只見那 西上中施显路形 手提宝剑将我折
 尤如凶馬一般全 若不亏 公子醒來將我哀
 性命殘生活不成 即君若有疼奴意 我命難逃此处坑

說着，心慘切

止不住

秋波杏眼泪盈

天緣一見如刀攬

疼坏了

被害首迷刘相公

刘相公見妖狐悲哀慘切心如刀攬說既是小姐心中害怕待我把你送出樓外暫請回府等到明日我稟明家父將此函收起你再來与我相會說罢手拉着妖狐兩個人相靠相挨一全下床往外所走且說中樞下在暗中看的明白手中提首宝剑紫々的眼定刘公子把妖邪送到樓窗以外剛把人這公一撒只見一道金光突亮閃々的看見和西土的中樞手把宝剑把吳小姐趕去公子首忙嘴前三魂离壳七魄魂空大叫一声咕咚就栽倒在地

利公子

睛見中樞來显圣

咕咚栽倒地不川

说话当人离本免

魄散魂飛上九天

樓下考童剛朕睡

忽听那

响亮之声吃一惊

慌忙起來將樓上

抬頭閃目看分明

只見那

公子倘在塵埃地

頭南脚北手西東

口中不住吐白沫

他的那

面如金紙一般全

考童一見魂不在

慌忙的

用手挽扶叫相公

醒來罢么醒來罢

你若是

但有疎干了不成

考童叫勾多一会

刘公子

半晌还阳哼一声

考童叫勾多時只見刘天禄慢々的醒來口内哼，列公刘公子总朕不遂喪命他与精怪相隨半个月腹内的邪气擁擠又答首人弱神歪濕痰擗結被嘔一跌跌倒瘦往上升把心竅迷住竟成了疴賴之病

刘公子

神歪体弱痰迷竅

妖气一攻邪病生

酥醒多時回阳路

半晌咬啣把眼睁

開口先就说胡话

哈大笑不絶声

吾神奉請离上界

要把那

凡夫杀尽拜天宫

说首、忙站起

一法口

吹滅考房樓上灯

摔碎瑶琴摠诗函

汚地下

乱洒文章与五经

桂香桌子砸爛椅

汚楼上

连声响亮振天廷

口中只说吾神到

那一个

胆大來搦活不成

老童一見说不好

他这里

得便抽身樓下行

慌、法、朝后跪

说道是

相公今朝有了疵

曉与丫环去通报

到把那

老下夫人吃一烹

吾兒如何得痲病

这律子

就里情旨也不明

夫妇说罢出臥室

有两个

使女引路手提灯

來至后园將樓上

刘老下

抬頭閃目看分明

只見公子汚樓跳

的

衣衫不正髮蓬松

頭皮跌破流

臉斜狼狽形

口中不住说胡话

行與行笑又

石下看罢只發怔

不由的

仰天長嘆呵三声

木不知

那件傷阴亏德行

才有这

爱子得病變成疖

想罢主噴忙断喝

眼望首

公子開言罵畜生

我今前來把你看

休要任意乱胡行

巧生一見哈、笑

上前來

手拉天倫不放松

公子見刘老下断喝与他反到哈、大笑紫行几步跑上前去双手把他父亲抱住说美妻我与你分离几载今日相逢此乃千万之喜不必俟遲快些跟我上床共枕全欢了却咱夫妻的心願

